蛋蛋走天涯

此山中 鄧達智

Bedouin，散佈以色列、西奈半島、約旦以至整個阿拉伯半島的遊牧民族。今天一部分、尤其年輕人的打扮幾乎全部國際化T恤牛仔褲，與生存空間不太協調。生活在沙漠上的民族，穿着傳統闊袍大袖仍是最好看的，積累千百年環境共存經驗，莫嫌棄古舊老套，老衣服可以納風乘涼。

我在倫敦上課的日子，雖然是個窮學生，亦留空間給自己能力範圍內享受點點風流。平常日子除上課、下課、上班、看深宵平價經典老電影（青春可貴，永不覺疲倦）、周六晚跳舞、周日獨自往城外遠足，一走一天。長周末大多去巴黎。

大假期三個：

聖誕節，留倫敦或回香港。

暑假，歐洲併意大利，以意大利中部翡冷翠及北部高山湖區科莫湖（Como）為主。

春假，以色列，以及埃及與約旦。

揹着背包遊走陌生、古老、荒涼沙漠、紅海之濱、戰雲密佈的國度，單單當年各民族仍然穿着各具特色傳統民族服裝已經目不暇給。

與猶太人同種的巴勒斯坦人有分別，一些當地人告知：遊牧Bedouin原非中東土著，兩千年前被羅馬軍隊從羅馬尼亞、南歐俘虜到中東殖民地及沙漠地區當奴隸，爾後未被帶回原籍，自此在半沙漠、沙漠地區流浪。細數，他們都流着相同歐羅巴高加索血統。

拐了一個彎，我只想說，曾經沿紅海邊在西奈半島流浪遠足，獨自。日間四十度、晚上十度左右的環境，沿途除了乾燥山石烤得帶點猩紅色的沙漠，看到最多的除了野駱駝便是架起帳篷、就地生活的遊牧民族。自己貪輕便，多餘物事都拒絕，除了水與青瓜（黃瓜可填飽肚子，也含有豐富水分），近黃昏，見Bedouin開始弄飯，將麵漿倒在被太陽烤熱的石頭上，雞蛋亦同，天然條件焗出麵包，煎熟雞蛋，非常神奇。我搜出小手巾、原子筆去交換食物。

夕陽染色，金、紅、紫、藍整片沙漠與紅海，天地一沙鷗，獨坐望海岩石上，仔細品嚐石頭麵包與雞蛋，永世難忘。

天涯海角的我與雞蛋互動，還有很多雞蛋關係，摘取其中一部分帶入下星期書展期間，萬里出版社發行我的新書《蛋蛋走天涯》。

■新書《蛋蛋走天涯》 作者提供

一棵樹

隨想國 興國

看到宣傳單張的正面是一棵樹，樹的左邊是一棵被砍去的樹剩下粗大短木，背後是一片森林，樹下印着白色的「從一開始」四個字。那是香港國際創價學會將在九月中旬舉辦的一個展覽，名字是「希望的種子」。

單張的背面有着幾行字：「從一個宇宙開始，從一個地球開始，從一個人的覺醒開始，從一個人的關懷開始，從一個選擇、一個行動開始，從一次對話、一次合作、一次倡議開始，從一個社區、從同心，從一個夢開始，從一開始。」——為二零一零《地球憲章》十周年而寫。字的下面是一雙手捧着一個有兩片綠葉的蘋果。

這個即將舉辦的展覽，主題應該是「可持續發展」。記得國際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說過：「一個人偉大的人性革命，將能夠轉換一個國家的宿命，進而能夠轉換全人類的宿命。」這全人類的宿命，就是可持續發展。

如果人性還不能因現今的環境破壞而開始作出革命性的轉變，依舊天天使用那些破壞環境的化學產品，依舊過着垃圾不要丟棄在我家後院的生活，相信地球最後很可能就剩下一棵樹，那時將沒有了森林的背景，只有一片荒蕪。

一棵樹，令我想起那些被偷偷砍伐的沉香木。一棵樹，令我想起我在山上看到樹下的草叢裡滿佈人們丟棄的塑膠瓶和香煙盒。一棵樹，如果生長在大自然的環境中，那就是希望的種子，但如果生長在化肥時時噴灑的環境裡，那就是希望的幻滅。

一棵樹，讓我想起辛棄疾的詞：「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憂風雨，樹猶如此，如果地球不能可持續發展，到時清秋景色不再，想把欄杆拍遍，恐怕也無木可造欄杆了。

演小人物的大師(二)

雙城記 何冀平

自從梅葆玖先生猝然離去，不知怎麼了，接連幾位藝術界大師級人物相繼離世，半個月前，五天之內，北京人藝故去三位老演員，韓善續、金雅琴、吳桂苓，這三位都是難得的好演員，尤其韓、金兩位和我有淵源。

韓善續這個名字不響亮，相貌更提不上檔，他是北京人藝的特型演員。最令人難忘他飾演《雷雨》中的周家僕人，四鳳的爸爸魯貴，把一個吹牛拍馬，心理陰暗，自以為是，陽奉陰違的勢利小人，演得入木三分。他飾演過我的話劇《天下第一樓》裡的烤鴨大廚羅大頭。他說：「看了劇本就很興奮，自從一九五八年當演員的那一天起，就盼着演一回廚子，這個願望終於在《天下第一樓》裡實現了。」其實，他最想演的是這齣戲的男主角盧孟實，他小時候住在天橋，家裡曾經開過店舖，很熟悉類似盧孟實這種人，年輕、有抱負、有管理才幹，有心機又有情義的盧掌櫃，是他的嚮往。他向導演夏淳請纓，要求演男主角，寫了幾大篇對這個人物的理解，我看過的確有想法，可惜導演不選他，他自己也知道，不是因為演技，是自己的相貌不夠英俊，不夠格演一號男主角，他就下決心要演好大廚羅大頭。羅大頭技術一流，曾經在宮裡御膳房裡幹過，張口就是「我的手藝，侍候過宮裡的太后」，居功自傲，脾氣暴躁，心胸狹窄，吃喝嫖賭抽調皮搗蛋，無所不為，東家、掌櫃、所有人都不在他眼裡。為了演活這個舊時身懷絕技的大廚師，他到「全聚德」烤鴨店拜師學藝。烤鴨看着不難，挑起丈把長的檀木烤桿，才知道這是一門專門的技能，沒有三年五年是出不了師的。鴨子沒烤熟，掉在火上烤成了焦炭，一時成了笑話。但是他和烤鴨師傅們結成朋友，從他們那裡「偷」了不少「藝」。

韓善續為羅大頭設計了一件半長不短的大襟褂子，手拿旱煙袋腰繫圍裙，剃一個大光頭，掃把眉，大環眼，梗着脖子，說話就瞪眼，性烈如火，但內心簡單善良。他為羅大頭設計了濃重的山東口音，隨口哼唱的民俗小曲兒，他說的山東話不地道，大家笑他說的是「日本話」，他一點不生氣，找山東人一句一句學。自從他演了羅大頭，劇院很多人見面就叫他「羅師傅」，反倒把他的真名忘記了，就連劇院裡管人事檔案的幹部，也叫他「羅師傅」，你說，他是不是把人物演活了呢！韓善續一心演戲，認真琢磨人物，創造了很多典型小人物，金雅琴在北京人藝演了一輩子「七大姑八大姨」，他演了一輩子「三叔二大爺」。韓老師走了，再看不到舞台上的魯貴、羅大頭。

覺醒的「月光族」

百家廊 張愛玲

小花、小玉是來自大別山的孿生姊妹，原先在上海某SPA會所打工，三年前經人介紹來鄭州一家女子美容養生館做美療師，因為面目姣好、技術嫻熟，成了備受顧客歡迎的「姐妹花」，也成為這家SPA「台柱子」。工資也水漲船高，從剛來時兩三千元漲至如今六七千元，還享受免費午餐，應該說很不錯了。

我是在這家養生館做SPA時，認識這對姐妹的。

熟悉以後，她倆就無話不談了。她們在滬上接觸的顧客多是非富即貴的主兒，受上海灘燈紅酒綠誘惑，逐漸養成「闊小姐」派頭，來鄭州後，依然花錢如流水。

姐姐小花說，雖然收入增加了，仍覺得每月薪水不夠用，還是與過去一樣成了「月光族」。

我詫異，六七千塊工資在鄭州不算低了，怎麼月光呢？

妹妹小玉接口道：「每月總得買件衣服吧，工餘總得去逛街，買點化妝品、看看電影吧，隔三差五還要與朋友或客戶聚一聚，增加感情，再去歌廳『嗨歌』，這一來幾百塊就打不住嘍，加上還要租房吃飯、手機費、打的費、看病費……」

姐姐說：「是啊是啊，都說女人的櫃子永遠少一件衣服，如今物價飆高，一件像樣點的衣裳動輒上千塊呢……」小花兩手一攤不無自嘲道：「這不，臨近月底，俺倆已囊中羞澀，不敢出門了！」小玉不無冤枉補充一句：「父母都是農民，俺也當不了『啃老族』啊！」

我一時無言以對，想了片刻，還是輕聲道：「你們很年輕，年輕就是資本。但也要為自己今後打算啊，將來你們要結婚，要買房，要……」

她倆幾乎異口同聲：「現在房子這麼貴，鄭州好房子每平米一兩萬了，買個100平米的新房就得兩百多萬，老天爺，俺不吃不喝一輩子也買不起大房子啊！」

望着這對來自山區、日益「城市化」的小姊妹，我無言了。這種狀況並不少見，想起身邊有不少「月光族」乃至「星光族」（一月薪水一星期花光）甚至「日光族」（一月工資一天花光），更是五味雜陳了。

從「月光族」到「星光族」、「日光族」，反映出當下不少年輕人的生活觀。他們的消費觀念與父輩截然不同，他們只重開源、不講節流，認為花出去的才是錢。他們熱衷追逐時尚新潮，「有錢就任性」，特別注重修飾裝扮，只要穿得漂亮、吃得舒服、玩得開心，全然不顧有無存款，還瀟灑地自詡是「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老年人自然看不慣，叫這些「月光族」是「敗家子」，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代溝」，在消費觀上凸現出來。

催生「月光族」、「星光族」和「日光族」的原因，與這些青年的人生觀有關。他們太缺少生活經驗與磨煉，又不懂得管理開支，以為反正人生之路長着呢，以後賺錢的機會多着呢，充實快活地活在當下，才是所謂幸福人生。

一些來自農村、從小吃苦的年輕人，突兀被城市花紅酒綠的生活場景迷惑，在遠離父母的情況下，一旦能掙錢就忘乎所以，認為能掙能花才是英雄，盲目仿效一些富二代、官二代「吃要高檔、穿要名牌、玩要時尚」那一套，處處想「高人一等」，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享受癖，他們太缺乏人生的長遠規劃和理財知識了。

有識之士對這些年輕人早已「恨鐵不成鋼」，總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規勸他們：盲目消費的結果必然坐吃山空、要吃大虧！也苦口婆心地引用眾所周知的社會名流、財經大鱷的寶貴經驗和榜樣力量來教導他們：商界翹楚靠什麼功成名就的？他們何以能在一二十年間積累起龐大的財富？

首先，他們都是辛勤打拚和奉行節儉的一族。美國的巴菲特資產達470億美元，依然住着1958年以3.15萬美元購買的舊宅、開着3萬美元的舊車；李嘉誠身為香港首富，平日所穿並非名牌、戴的是一隻電子錶……為人低調是精英們致富的一大法寶。其次，善於投資理財也是重要一招。看看耳熟能詳的億萬富翁，哪一位不是精明的理財家和投資家？被譽為「股神」的巴菲特、「金融煉金師」的索羅斯、「理財超人」李嘉誠、「財經奇人」馬雲等人，無一不是通過科學理財成就「以錢生錢」的夢想。

他們的成功法門大都離不開「三步棋」：積累、消費、投資。他們年復一年，將所賺的錢再投資，讓錢生錢，形成所謂「複利」。再投資給他們的資本帶來巨大增值，而無須付出其他辛勞。所以愛因斯坦說「複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蹟」。

一位理財專家曾做如下計算：你將一萬元用於投資，每年投資收益是25%。三年後就賺得7,500元。如果你把賺到的錢再投資，再過三年就可賺到9,531元。這多賺的2,000多塊，就是三年中的「錢生錢」。三年的複利與單利相比差額還不算大，但時間一長，差異就非常驚人了。以30年複利計算，最初的一萬元有望變成800多萬元，比單利的8萬多元，差距就天壤之別了！

不妨想像一下，有兩位年輕人，一個勤儉節約精打細算，22歲開始每年投資1萬元，每年按複利15%方式增長，到40歲就是生活優裕的成功人士。另一位是不折不扣的「月光族」，追求時尚消費，有錢就花，到40歲可能變成無家可歸的窮光蛋了。當時間和複利發揮雙重效應時，威力將非常驚人。這種理財方式其實並不複雜，簡單地講就是要「量入為出」，根據自己收入的多少來決定開支的大小，將積累的資本去投資，即使一開始收益不高，也要堅持，時間一長便積沙成塔，取得可觀的收益。工薪族的收入來源有兩個：工資收入和理財收入，專家指點的一條「理財方程式」是：50%穩守+25%穩攻+25%強攻，按此執行，一定可以如期步入「富人」行列。

來自豫南新縣的劉偉大學畢業後獨自來鄭州打拚，五年前入職一家民企，月薪只有3,500元。開始也是「月光族」，後來意識到這樣下去可不行，沒有存款將來怎麼買房、娶媳婦。於是開源節流、省吃儉用，制定詳細的開支計劃，確立了理財目標，每月拿出一千多元投資。隨着工資不斷提高，幾年下來積蓄大增，有了未婚妻，今年購買了一套75平米的按揭房，由當年「月光族」變為「首付族」，再不必「望樓興嘆」了。

「志從肥甘喪，心以淡泊明」，我把劉偉的事轉述給小花、小玉，她倆終於覺醒，表示要見賢思齊，立馬告別「月光族」，向「有房族」邁進，未雨綢繆理性消費，做一對讓親友點讚的「姊妹花」！

法國怪談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很喜歡法國攝製的怪談片，可以瑰麗，可以醜陋無比，但真的刻意經營。那份經營，比添．布頓的怪片類有時還要深刻，且劇情沒有因效果而鬆懈或妥協。這點跟法國歷史傳統裡的民間故事與傳奇的深厚寓意，不無關係。

近期觀賞的法國怪異電影，片名就叫故事（Tales）。Tales不同於Stories之處，是箇中屬於傳說或怪談的成分。我沒有聽過電影裡的怪故事，它們並不出現於我童年的讀本裡，也許兒童不宜，但不排除它們跟格林童話等有着相近的淵源。

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公主亭亭玉立，甚得國王的疼愛。但國王有不少飼養的怪癖，包括養了一隻蝨。蝨愈長愈大，一天終於死掉了，國王依然以這條巨蟲自豪；於是把皮割了下來，要子民猜估那皮味來自的物種。他為此不惜以女兒的幸福作獎賞，以之選駙馬，就是心想沒有人可能猜得中。四方博士來了，當然也有冒充有識之士者。亂猜者的答案令國王捧腹，直至一個身高九尺，禿頭，其貌無比醜陋的巨人出現。這個老粗身穿獸皮，前來抱着蝨皮深嗅一下，便立即知道答案。國王無法推卸承諾，唯有含淚送走一臉錯愕的女兒。

公主被粗暴的巨人拉扯上山，漂亮的藍衣裙被扯破了，他居住的洞穴只有被他啃過的骨頭。公主在極度震驚和強暴對待下幾乎精神崩潰，直至有天她碰到一個爬山採摘的女人。婦人着她等候，說自己的兒子們會來打救。翌日，三個俊俏的會踏繩子的少年出現了，其中一個橫過山頭來抱走了她。巨人也吊在繩子上欲加阻止，千鈞一髮被少年們斷開繩子，掉到山谷。一家人駕着馬車，開心地帶着公主，沿路上竟然冒出了憤怒的巨人，他一出手便斷了一整家人的脖子，餘下痛心欲絕的公主。但她的絕望帶來了勇氣，在巨人背着她不經意的一刻，竟然被她用刀子深深割斷了喉嚨。公主割了他的頭，回宮探望深感懊悔的國王。沒有妥協，只有連綿不斷的黑色，還傳說與怪談本來的面目。

《羅密歐與茱麗葉》小丑喜劇版

演藝蝶影 小蝶

多年前，看《百萬富翁》有獎問答比賽遊戲的名人比賽時，有一組是由一名電視女藝員與一位在電影界甚有地位的男星組成。當時他們遇上一條過關的題目是與戲劇有關，題目是：「以下哪一個劇目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主持人當時提供的四個選擇我現時已忘了兩個，餘下兩個是《奧賽羅》和《羅密歐與茱麗葉》。

男星不知道哪個才是答案，嘗試細細推敲，看看能否猜中。他身旁的女藝員卻輕鬆不已，好像這條問題是送分給他們似的。她跟男明星說：答案是《羅密歐與茱麗葉》。我聽後立即大叫，因為正確的答案是《奧賽羅》。男明星半信半疑，不肯掉以輕心。對他來說，獎金事小，面子事大，怎可輸掉賽事呢？可是，女藝員卻胸有成竹地跟他說：「你相信我吧，我是唸戲劇的。」我這次聽後卻立即大笑不已。所有唸過戲劇的人都應該知道《羅密歐與茱麗葉》從來都不在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列。若她不是胡說八道，吹噓自己曾唸過戲劇，那麼她上課時一定魂遊太虛，沒有留心聽學或用心溫習了。

男明星反正就不懂得答案，既然拍檔充滿自信地肯定，他只好勉強將自己的面子押在拍檔的戲劇學問之上。不消說，當主持人揭曉答案時，如果你本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玄壇口面」的話，你從男明星的臉色中便可立即明白一切。而若果你不知道什麼叫做「面如死灰」，請看看女藝員的面色。到底二人之後有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我倒沒有聽聞。不過，女藝員卻是在過百萬名觀眾面前大大的丟臉了。

能夠令女藝員誤以為《羅密歐與茱麗葉》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此劇當然是一個悲劇。所以，當我看到今年的「國際綜藝合家歡」竟然上演《羅密歐與茱麗葉》時，確實嚇了一跳。「國際綜藝合家歡」的主要觀眾是年齡較小的孩子，況且既是一個「合家歡」的戲劇節，怎能與悲劇扯上關係？再細心一看，原來此劇的名字被改為《傻密歐追追朱麗葉》，而且更定位為一個「小丑喜劇」，那麼，上演此劇的普劇場確實是想將莎翁的悲劇改為喜劇了。

將悲劇改為喜劇不難，但如何將悲劇變成「小丑喜劇」呢？香港能導演小丑戲的人才並不多，因此，劇團特別從英國邀請小丑專家Jerry Flanagan來港為他們排演。我看《傻密歐追追朱麗葉》的海報上的演員全都裝上小丑的紅鼻子，連經典愛侶羅密歐和茱麗葉兩個角色也不例外。下個周末我有空，會到上環文娛中心觀看Flanagan如何以小丑劇方法演繹莎翁的經典悲劇。

中國客遊希臘更方便

古今談 范舉

在暑假，到希臘去旅遊，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一般來說，北京飛雅典的飛機，機票為五千多元人民幣來回，不過，中途要轉機，往往要二十四小時後才能抵達雅典。最近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開闢了北京經過慕尼黑，直飛雅典的航班，每星期兩班，將飛行時間縮短到十四小時，大大方便了遊客。不過，來回機票要八千五百人民幣。雅典景色漂亮，古建築物非常多。不過，到希臘旅遊，因為希臘銀根短缺，銀行沒有錢，所以希臘許多的交易，都不會接受信用卡。

甚至外國的航班機長，要繳付希臘機場的起降的費用和燃料費用，都要自行攜帶一萬多元美金付款，成為了國際的笑話。希臘弄到這個地步，和去年七月的公民投票有關，當時，希臘總理煽動國民就外國的債主迫使希臘實行緊縮政策，要對外國的債主說不，舉行了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結果當然是反對實行福利緊縮政策。歐洲的德法兩國，立即停止了向希臘的銀行貸款，希臘銀行立即完全沒有現金，希臘國民也不能從銀行提款，更加不能使用信用卡。英國的卡梅倫，對於希臘公投的惡果，視如不見，竟然又煽動英國國民舉行公投，當然是碰得頭破血流。

公民投票後，所有遊客都減少來希臘了，希臘的旅遊業因為外匯短缺也不能提供足夠的食物給予旅客，造成了旅遊業的插水現象。今年以來，希臘向德法兩國不斷要求借貸，遭到了拒絕。於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決定向中國和俄羅斯靠攏，你們不借錢給我，我就向中國借貸。中國比較實際，中國願意購買希臘的港口碼頭，付出真金白銀。中遠和希臘發展基金今年四月八日就簽署協議，中遠將以三點六八五億歐元收購比雷埃夫斯港百分之六十七的股權。另外，中國還準備在比雷埃夫斯港附近的一個火車站建立一個物流和倉儲中心，發展快遞業務。中國的電子產品，在中歐地區非常暢銷。

中國能夠幫助希臘的，就是向希臘提供遊客。但是，中國現在希臘並沒有酒店，這個問題不解決，旅遊合作很難擴大發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前來中國訪問，尋求更大的合作。如果談得好，中國有機會擴大對希臘的旅遊業和民航的投資，希臘的機場將會成為中國旅客一個前往歐洲的中繼站。過去，許多中國遊客要到希臘去，往往是先到倫敦或者法蘭克福，然後往回飛，最後到達雅典，機票相當昂貴。將來，港人到歐洲的東部，可能到深圳國際機場出發就可以了。原來，自從希臘奧林匹克航空公司倒閉後，希臘的對外直航航班服務供應出現短缺，如果希臘願意開放旅遊業投資業務，兩國將會有很大的合作空間。